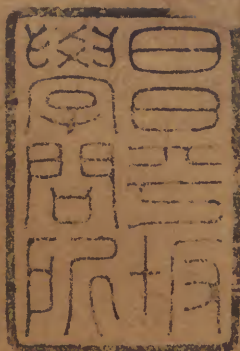


圖書編 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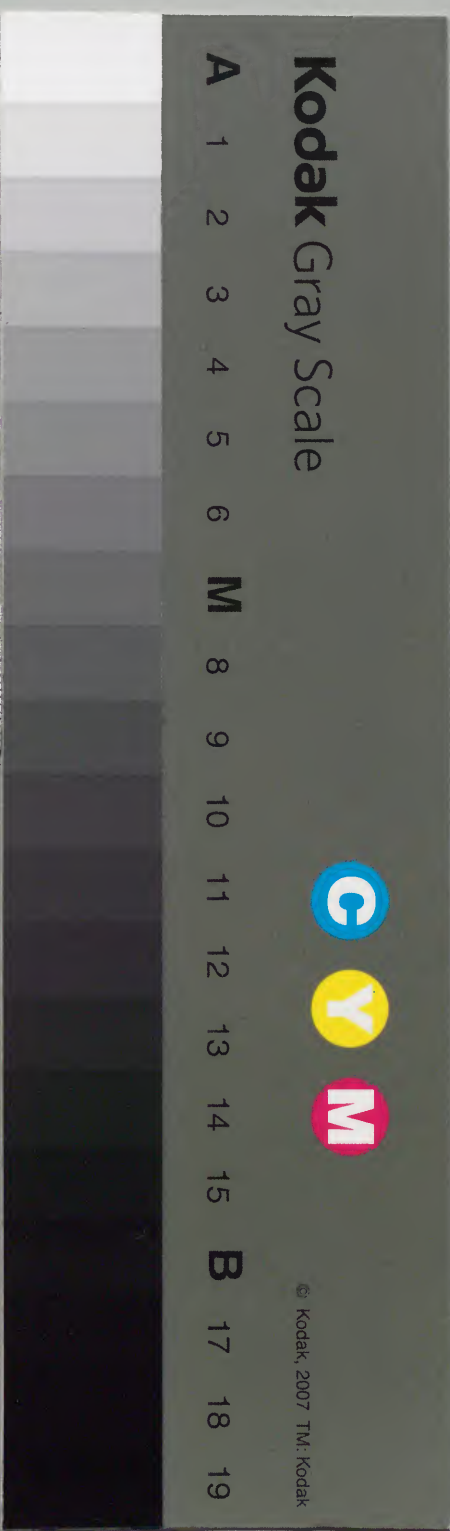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三五 函	三七 冊	漢書	類
六四 架	六四 冊	三五 號	

内閣文庫			
三六 函	三〇 冊	漢書	類
二四 架	六四 冊	三七 號	

(三五部)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53)		
函號	366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圖書編卷之九十九

淺草文庫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禘祫總叙

禘祫國家大禮也古今論者何紛紛無別耶黃氏謂禘
 追祭其所自出故為追享祫群主皆朝于太祖而合食
 故為朝享此定論也周禮大宗伯曰以肆獻裸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蒸享先王夫廟享之制始獻
 有裸鬯禮既裸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
 肆而饋有饋食禮凡禘祫四時之祭皆然鄭康成則謂
 廟祭有此六享以禘言肆獻裸以禘言饋食如此而分

禘禘則非矣然有混禘于禘者則謂禘不合群廟之主不知合群主于太祖之廟在禘祭固然禘則禘其祖之所出配以太祖而亦及群廟之主始祖禘主太祖此禘之所以異於禘也又有混禘于郊者以用繭栗故也惟王肅謂禘用繭栗而非事天蓋祭天用騂犢禘其所自出之帝故亦以天道事之而知禘亦判然不相涉矣但禘之名一也時禘每歲行于三時惟合未毀之主大禘行于三年則畢陳已禘之主而禘有二也明矣禘之名亦一也大傳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非大禘乎祭義謂春禘秋嘗王制謂天子禘禘諸侯禘一牲一禘左氏謂禘丞嘗于廟晉人謂寡君未禘祀非時禘乎如此而謂禘亦有二可也苟非時禘豈祭義王制左傳之皆謬耶或曰禘禘皆一名二祀矣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禘大于禘何歟曰禘雖合升群主而止于太祖禘則推本祖之所自出以此而謂禘大於禘非歟孔子不答或人之問且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則禘義之大可議矣或曰諸侯禘一牲一禘謂魯爲僭而取譏春秋何歟曰周公魯太祖也后稷乃周天子太祖之廟諸侯不得而祖之閔官雖非禘祭之時既曰皇祖后稷又曰赫赫姜源所以孔子謂魯之郊禘非

圖書編

禮其借用大禘明矣况春秋所書禘又不于大廟而于
莊公之宮正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或又曰禘祭通
行于侯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大事禘也春秋又何
譏耶曰僖公之喪未畢而行大禘且以躋僖公焉明年
春又禘于太廟是春秋所譏有在非謂禘也後代遂緣
此謂禘禘相承派定歲月尤為無據雖然古禮經無明
文已不能考其詳而又一析其義莫若禮以義起凡王
者之祀五年禘其祖之所自出配以太祖三年禘于太
廟之廟合享毀廟之主四時或禘烝禘嘗合享未毀之
主皆可也否則牽扯文義反悖聖經謂之古禮可乎

周 太 禘 圖

不啻至宣王為昭皆尚同

同東魯禘太

同東魯禘太

周禮

卷九十一

三

春秋文公三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宰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禘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殺梁傳同楊氏曰愚按此謂大合毀廟與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

周時禘圖



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

疏曰禘合祭祖太祖當禘之時則祝迎高曾祖禘四

廟而於太祖廟祭之天子合祭則迎六主出廟入廟必

禘止行者○疏謂木主群廟之主也出廟謂出已廟

禘而往太祖廟入廟謂從太祖廟及還入已廟院之外

當主出入之時必禘天子禘祫禘祫嘗禘祫蒸○春一

禘止行人○曾子問禘而巳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盧植曰春特餘禘○

程子曰禘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禘禘嘗禘蒸之祭為

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祫食於祖廟惟春則

祭諸廟也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此張之義其曰禘

合祭也只是禘禘嘗禘蒸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季

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禘

之本意最為明白又曰諸侯亦祭祫則通諸侯禘亦祭

祭祫則通諸侯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

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疏曰禘合祭祖太祖當禘之時則祝迎高曾祖禘四

廟而於太祖廟祭之天子合祭則迎六主出廟入廟必

禘止行者○疏謂木主群廟之主也出廟謂出已廟

禘而往太祖廟入廟謂從太祖廟及還入已廟院之外

當主出入之時必禘天子禘祫禘祫嘗禘祫蒸○春一

禘止行人○曾子問禘而巳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盧植曰春特餘禘○

程子曰禘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禘禘嘗禘蒸之祭為

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祫食於祖廟惟春則

祭諸廟也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此張之義其曰禘

合祭也只是禘禘嘗禘蒸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季

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禘

之本意最為明白又曰諸侯亦祭祫則通諸侯禘亦祭

祭祫則通諸侯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

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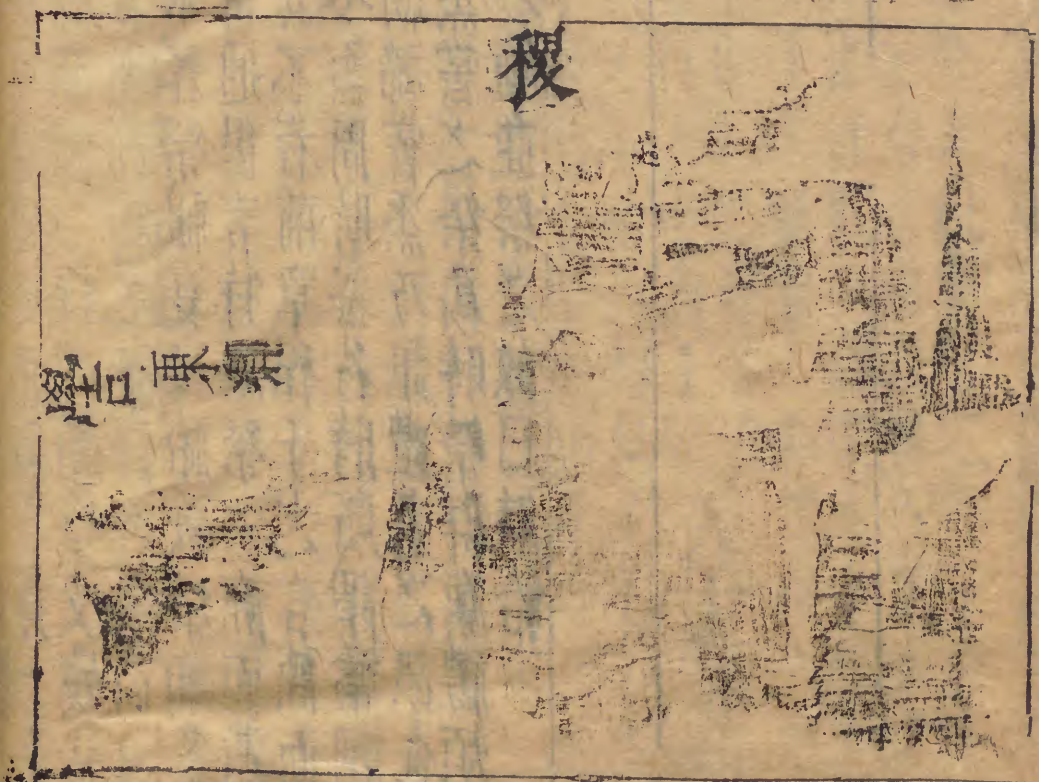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祭禘亦

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禘總論

禘從帝從禮禘為帝之禮不待辨矣故惟天子得行之列國諸侯皆不與也周大禘以帝嚳為所自出之帝以后稷配之蓋昔有邰氏之女曰姜源為帝嚳元妃而生稷唐虞之世稷播百穀以為農師有功于民因封為邰是后稷為始封之君也故周人祖之立太廟以祀稷為主至五年一禘則以嚳為自出之帝而以后稷配之其餘神主未必皆不與也蓋帝嚳不立廟當禘之時則特設一神主於后稷之廟而稷配享於旁禘畢則徹去嚳之神主而稷仍居東面以享四時之祭也五年一禘者

益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王者爲之舉大禮也禘必于
四月益春夏之交萬物生長故祭其所自生也酒則用
四齊三樂則用四代之樂獻則用九獻之儀此周禘之
說也真知周禘其餘皆不待辨而自明矣

禘與祫祭辨

趙伯循謂王者禘則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
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主蓋觀諸大傳乎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
省於君于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
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又

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二而
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于七廟及祧廟之
上更及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
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
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夫合
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禘也審禘昭
穆也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益后稷有廟郊既配稷帝
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
稷卒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于嚳所以使子孫得見其
祖又次世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甚也况后稷之廟

毀太廟數十年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歟之時而并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卒子孫以共享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禴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禘隨時皆用也

禘祭考

有虞氏禘黃帝

趙氏曰虞氏祖顓頊顓頊出於夏后氏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

亦禘黃帝

義同殷人禘嘗

殷祖契周人禘嘗

義與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

新謂系之帝諸侯及其太祖

太祖始受封君也及其言遠祀之所及也不言不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

大事省於君子祫其高祖

有省謂有功德見省也于者進上之意也言進上及於高

祖也○楊氏曰愚按天子有祫諸侯祭及太祖亦有祫大夫無祫惟有大功德見知於其君乃得祫祭及高祖

○儀禮喪服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終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

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楊氏曰按大傳及子夏傳二章皆言大夫祭諸侯又上及其太祖惟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

所謂禮不王不禘也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為王者之先祖皆感大

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

威仰也遂指禘以為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合嘗而言

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特甚先儒多攻之蓋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如祀則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以釋祖之所自出其說尤為明暢云

禘大祭也

五年一

繹又祭也

疏云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繹又祭也為宗

廟之祭知此禘大祭亦宗廟之祭也爾雅

長發大禘也

詩殷頌

朱子曰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時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享於商之禮歟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宜為禋禘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籩禘太祖也

周頌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廟則宜為 嚳於后稷之廟而其

詩之詞無及於譽稷者若以爲古禘于文王則與序已
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
文王而徹俎之詩其後用於他廟耳

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群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
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帝而歌玄王相
揆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
歌頌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群廟之說其足信
哉

程氏曰愚按禘祭不兼群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臆說
也大傳云王者禘其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群廟
之主明矣曾子問云禘祭其大廟祝迎四廟之主又云
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爲虛主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
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此皆指禘祭而言並無一言說禘爲殷祭則禘不兼群
廟之主又明矣是以朱子疑長發爲大禘之詩疑雖爲
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爲詩序
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
所自出之帝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譽稷而皆稱述文
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詩序之不足信於此尤可
見矣

按爾雅以禘爲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夫子答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以爲知其說者於天下國家如指諸掌由是後之儒者以禘爲祭中之至大者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帝其意必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而已乎又以禘爲并祀群廟之主其意必謂禘猶並祀群廟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及祖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趙伯循楊信齋諸公闢之善矣至於大禘之辨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左傳者具有明文而楊趙二公獨不以爲然其意亦必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然不知禘亦大祭而亦有大禘時禘之分則禘何害且爲一名而二祭乎然則以禘爲配天以禘爲合祀羣祖以禘爲非時享其意皆本於欲推尊禘祭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耳

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爲卽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禘僖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爲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爲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

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益以漢禮
爲周禮非魯禮也

致堂胡氏曰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於其君
于祫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也終天
傳一篇無舛駁于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
漢儒刺經爲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于聖王之教
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
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
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群廟
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
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以
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是乎有禘所以春
秋言禘不言祫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
春初夏禘又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曰諸侯禘一牲
一祫又曰諸侯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
可按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爲之說春約夏禘乃夏殷
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爲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
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
侯之喪畢合先君王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此惑於漢

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禘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禘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禘天子無禘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禘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孔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况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禘禘辨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禘祭有二曾子問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此時祭之禘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禘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者也禘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也漢儒之說又

混禘祫而弁言之何其紛紛多端耶馬融謂歲祫及壇
墀禘及高宗石室鄭玄謂祫則毀主未毀主皆合祭於
大祖禘則惟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
以下若稷之遷主則祭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武王
之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祫禘
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爲據按祫祭年
月經無明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云大事者
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祭乃大祫之祭也謂五
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
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乎何有漢儒乃援此以證禘祫相
因之說爲鄭康成之說則曰三年而祫五年而禘爲
邈之說則曰相去合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
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
十七年凡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而禘祫同
歲大常議曰今太廟祫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下通計或
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
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經禮頗爲乖失國朝宗廟之祭三
歲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蓋用鄭康成之說其
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二說牴牾
不可稽考慶曆初乃用除邈之說每三十月而一禘後

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于祫而皆以爲合食於太祖也夫既混禘於祫皆以爲合食於太祖則禘祫無辨矣而又欲勉強穿鑿分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群廟之主而惟以祖配之則禘於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無群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壇墀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何太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分乎祫烝則功臣皆祭所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合祭功臣不與享乎知禘祫之不同則即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其間相因不同之說豈盡謂大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歷代祫禘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元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權歟亦備合食之禮因天道之成而設祫禘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皆然以終其世商人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

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禘嘗冬禘烝周制
 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禘於太祖來年春禘
 於群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禘以夏禘以秋禘
 祭之禮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
 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
 祖后稷位尸在東北而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
 為昭次昭之子在南方北南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
 王父並列直至禴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為九獻
 禘祭之禮一如禘祭所異者但祭殿廟以上不及親廟
 上按鄭康成禘禘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

后稷之廟其座位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
 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
 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
 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
 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南面以次
 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主無穆主也其尸位后稷廟中
 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
 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
 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禘
 毀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

禮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禘以夏四夏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以正尊卑禘以冬
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骨肉合飲食今祖宗廟未
定且合祭高廟遂以爲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
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既祭太祖東南惠文武
元四禘爲昭景宣二帝爲穆惠昭三帝非殷時不祭
魏明帝太和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至六年三月有司
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
于莊公是時衰經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
故禮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月禘坐
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
如禮須至禫月乃禘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
殷祭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年大和元年五月皇
后庾氏崩十月殷祭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祭其九
月孝武崩至隆安二年國家大吉乃殷祭元興三年夏
應殷祭大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安
帝義熙三年當殷祭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
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
往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
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謏議

圖書編

卷九十九

十六

反初四月爲殷祠之始徐邈議禘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所遇惟春不禘故曰特初非殷祭常也宋制殷祭皆卽吉乃行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祭十三承禮孝武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用孟秋詔從之梁武帝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殷祭禘以夏禘以冬後魏孝文帝大和十三年詔曰鄭康成云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毀廟群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合一名也合祭故稱禘禘而審禘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總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禘可知矣然以禘爲一祭王義爲長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鄭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禘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亦爲定式北齊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卽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給祭於太祖大常卿崔亮上言曰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丞嘗時猶別寢室

圖書目錄

卷九十九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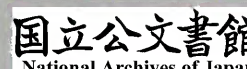
至於禘祭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愚謂來秋七月禘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禘禘從之唐前上元三年有司禘享于太祖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斷大學博士史玄璨議曰按禮記正義列鄭康成禘禘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禘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禘明年春禘于群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而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禘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禘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禘為平丘之會冬公如齊至十四年禘十五年禘傳云有事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禘以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禘之祭依璨議矣

宋制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神宗熙寧八年大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為太廟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又言太廟禘祭神位已尊始居東嚮之位自順

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禘禘著為定禮高宗紹
興二年禘享太常丞王晉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
為始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失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
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耐其失自崇寧始臣
愚乞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于宣祖親盡
之廟當遷自太宗至于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
祖主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
三年一禘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嚮為
昭真宗英宗哲宗止嚮為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
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

禘祭總考

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
以生有慶集之歡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
天道之成而設禘禘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禮夏
先王崩新王元年二月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禘夏特禘
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禘秋禘合嘗冬禘烝每
間皆然以終其代 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禘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禘亦常在偶年
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禘夏特禘秋特
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禘秋禘禘嘗冬禘烝 周制天子諸侯三年
夏按殷改虞夏春禘曰禘又改禘為禘按知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



喪畢禫祭之後乃禘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群廟

禘設廟未設廟

皆升于太祖禫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設立依昭穆于文武廟中祭之主季以上于后稷廟祭之先禘後禫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禫以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所以喪必有此祭禘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禘所以喪必有此祭禘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禘所以喪必有此祭禘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

三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禘以夏禘以秋詩閔因以法五歲再闋夫道大成也禘以夏禘以秋詩閔云諸侯再禫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也

靈思云禘以夏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云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禘也第也禘以秋者以合聚群生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禘而祭之故禘也右楊氏祭禮只分大禘時禘為二而不言也者合也

四代之制且不言禘祭之時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說而通典則備言之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為說而康成又約春秋所書為說大槩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故具載通典所述而列諸儒之論于左

禘禘總論

趙氏曰王制春禘夏禘鄭註以為夏時禮祭統註謂夏

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為春禘者夏殷禮周以禘為

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性又註云禘當為禴夫禮記

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漢初諸儒私撰之以

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為時祭

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廟所以

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若不相符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初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何得云夏殷哉禮王制春秋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禮謂魯惟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往來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而殷祭一禘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則於太祖列群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立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強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惟有此烝禘三種以為祭名盡于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耳又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為諸廟舍每祭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泥禘文而說祭耳問者

曰若謂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祭何也荅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可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

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歎也夫禘禘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

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鄭康成高堂隆或謂先二而後三徐題

辨祭之小大則或禘於大禘鄭康成或謂禘於大禘鄭康成或

謂一禘而二名禮無差隆賈逵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

禘以秋不以冬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

可深責者始為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

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

禘於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禘周禮廢

絕矣矣鄭氏何據而云為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

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

八月大事於大廟大事禘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禘於

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

文可知蓋以文王二年禘則知僖宣二年亦皆禘則

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三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

七年八年并前爲五年禘於群廟也自後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爲此說後儒又
不察固爲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
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
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
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大夫事一有事二烝二
嘗之類無非記其非常俾後世以見其非奈何反以爲
周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
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
制未畢未可以禘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
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禘於大
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
知之徒約僖公八年皆有禘云愈繆也魯之設祭何嘗
之有聖人于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
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
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
則春秋不書禘又何準耶况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大
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爲禘何耶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
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
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

宜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魯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止一嘗又何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諸儒波蕩而從之遂使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既繆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之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彼以爲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_レ用其時是自戾耶故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歲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說是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知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况又效其尤耶故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譏魯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不書郊書望禘則所譏在郊與望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意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有虞氏夏后

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嘗用之僭也若夫禘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禘諸侯亦得禘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禘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禘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禘禘文可知者此爾蓋其禮之大者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說也若世有聖君賢臣達禮之情觀時通變而爲之制可矣何必膠柱而不知變乎苟徒以鄭氏之誤說魯人僭禮之典以爲百代常行恐爲後世知春秋者笑也

揚氏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一曰禘禘禘爲一事一失也輕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其一曰禘禘禘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群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禘也先儒皆知禘爲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爲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禘郊重祭聖人已嘆其非禮然魯之有禘時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于周公之廟而行之

于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
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禘混淆而無別
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
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傳曰大事者何大禘
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
子有禘諸侯亦有禘于文公乎何譏譏其逆祀祭僖公
也鄭康成乃謂禘禘皆為魯禮夫謂禘為魯禮也魯之
有禘行于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而行之于莊公之
宮又禘於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
祭也故推禘禮為盛觀明堂位之言可知閔僖竊禘之

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人侑其後竊而用
之于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况三年喪畢而吉
祭此禘祭也閔公喪未必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
禘叙昭穆此禘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禘
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禘二禮之
異正閔僖竊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
譏者以明先王禘禘之正禮又妄稱禘禘皆為殷祭三
年一禘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為說以文之
按鄭註王則及春官大宗伯詩駸頌皆曰魯制三年喪
畢而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

祭一禘一禘愚始讀鄭氏三註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
 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禘一禘說出於春秋魯禮及
 禘書溺于禘書之偽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或不足
 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
 之禘文公之禘二事穿鑿傳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
 禘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禘文
 公之禘未嘗關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禘則
 僖公二年亦必有禘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
 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爲有益欲明僖公之
 禘前有禘文公之禘後有禘以證一禘一禘之說而已

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禘爲證也又據
 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考於春秋
 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
 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公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一禘
 祭所謂五年而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
 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爲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
 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爲之說曰魯禮三年喪
 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
 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於群

廟何所據而爲是說乎強添此事于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儒知其不可則爲之說曰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其爲說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乃是以無爲有驚虛爲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禘之正禮既三註其說爲經又以此說推演爲禘禘志註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皆求其說于鄭氏之中未嘗以經而考其註之真僞也王

鄭氏之說立混禘于禘而禘之禮遂亡混禘于禘而禘之禮亦紊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乎大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證固有國家者所嘗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于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漢儒混禘于禘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妄也可不惜哉漢儒既以禘禘皆爲魯禮又以禘同于殷祭于禘禘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尋流逐末欲辨禘禘之名所

以不同是故駭謂禘大禘小禘後主未毀主合于太祖禘惟毀主合食未毀則合

祭于其廟 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遠

最是鄭氏多為之說附經而行其汨經為尤其於是禘

祭為禘所混歷代所眾說紛錯歲月先後拘牽纏繞而

禘禮亦不可得其正是禘之禮亦從此而紊矣故曰混

禘禘為一事其失一也

又曰愚按鄭氏註王制春官大宗伯及詩股頌皆云魯

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及註魯人

廟用脩又云始禘自饋食始信如是言則喪畢而有禘

禘前又有禘自饋食始也以喪禮考之大祥禫皆有此

祭猶是喪祭也喪畢則有吉祭未有喪畢既有吉祭之

禘禘前又有吉祭之禘也自鄭氏註有此說魏中后唐

睿宗皆禫祭後有禘喪畢有禘明年春有禘國朝治平

二年同知大常禮院呂夏卿亦建此議謂之小禘後之

儒者意在尊信聖經不知經無其文乃鄭氏說也若如

疏家謂鄭氏用穀梁練為壞廟之說爾時木主新入廟

禘之祭尤非也禘吉祭也練而遷廟之時遽行吉祭猶

無是禮

馬氏曰按禘禘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

以意言之其說莫詳於鄭氏而其支離亦莫甚於鄭氏

故先儒皆以為不然如趙氏林氏揚氏之言辨折詳明已無餘蘊然其所詆訾者大槩有四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禘為一事二也以禘為喪服即吉之祭三也以禘為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緯書之說若混禘禘為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為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為喪服即吉之祭為非則愚以為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禘也左傳言禘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禘也以此觀之則鄭註所謂魯禮二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即以禘禘為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祫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為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群廟也儀禮士虞禮載祫祭祝文云則祫亦有告祭于廟之禮虞禮所云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祫禘時享之外必別有附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為祫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禘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為周禮然魯自以禘為祫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于太祖則其意乃以祫為禘本不以禘為祫實

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禘者合祭也大禘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禘則以未毀昭穆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至於禘則亦是以春至主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禘訓禘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群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禘于大祖明年禘于群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遷推其禘禘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禘諸侯禘一猶一禘之說左傳亦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禘諸侯禘一猶一禘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它不及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攻禮記也至于禘亦嘗於廟一語雖左

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宣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也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中無禘于莊公一事故于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原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爲大禘或爲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于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也則時祭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國朝大禘考

洪武七年八月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必先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禮文昭明以爲皇上受命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群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謂禘祭不過禘祫禘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

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

嘉靖十年三月勅諭朕惟

太祖肇創洪圖奠清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上世之積德乃出中夏之元聖顧追報之禮未舉而昧勿之懷罔遂朕躬承

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

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若為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書神牌於太廟曰

皇初祖神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

大禘典禮

嘉靖十五年群臣請禘 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顓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

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歲一禘於 太廟奉

太祖配先一日中書官書

皇初祖帝神牌位於 太廟至日設

太廟殿中祭畢燎牌位

齊戒 同大禘

前三日 上祭服于

廟告 祖行一獻禮用祝

前二日 太常寺光祿寺面奏省牲

前一日 太常寺博士捧祝版于文華殿 上填御名

訖博士捧安于神庫供奉

前一日午中書于太廟恭書

皇初祖牌內府以紙匾盛之卿請安于御案前卓上陳

設同禘

皇初祖帝神正位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 太常寺卿奉

皇初祖牌候 上至安訖退是日 上陞板輿由

街門入至

廟門西降輿導引官導 上由廟左門入至戟門帷幙

內且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由戟左門入由丹墀東至

寢由左門入請

太祖匱中 太廟後門入至 太祖座前太常掌官受

匱 上安

皇初祖牌退安 太祖主訖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制

拜位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

位典儀唱迎神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香案前跪奏搢圭奏上香訖奏出圭導 上至

太祖香案前奏跪搢圭奏上香訖奏出圭復位樂止奏

四拜傳贊同 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內贊導 上

至 皇初祖前奏搢圭獻爵訖出圭奏詣讀祝位樂暫

止跪傳贊同 贊讀祝訖樂復作奏俯伏興平身傳贊同

內贊導 上至 太祖前奏搢圭奏獻帛訖奏獻爵訖

奏出圭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行終獻禮奏樂

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前奏搢圭奏獻爵訖奏出圭

導 上至 太祖前儀同 奏復位樂止太常卿于中堂左

西向立唱賜福胙光祿卿捧福酒胙跪進于右內贊奏

跪奏搢圭奏飲福酒訖奏受胙奏出圭奏俯伏興平身

奏四拜傳贊同 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

內贊奏四拜傳贊同 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各詣燎位

奏樂 上退拜位之東立太常卿捧

皇初祖神牌同捧祝帛官出中門奏禮畢 上詣

太祖主捧至 寢安訖拜畢 上出導引官導 上至

戟門帷幙內易祭服還官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

敢昭告于

皇初祖帝神曰仰惟 先祖肇我厥初發祥鍾靈啓我

列位追慕德源敬茲報祭願來格斯奉

太祖高皇帝配侑尚享

樂章迎神和元於維皇祖肇創

丕基鍾祥有自曰本先之奄有萬方作之君師追報宜

隆以伸孝思瞻望稽首介我休禧

奠帛初獻

和壽

木有本兮水有源人本祖兮物本天思報

德分禮莫先仰希鑒兮敢弗竣亞獻

和仁

中觴載升于此

璠觥小孫奉前願歆其誠樂舞在列庶職在廷祖鑒孔

昭錫佑攸亨終獻

和德

芬兮豆蓬潔兮黍粢祖垂歆享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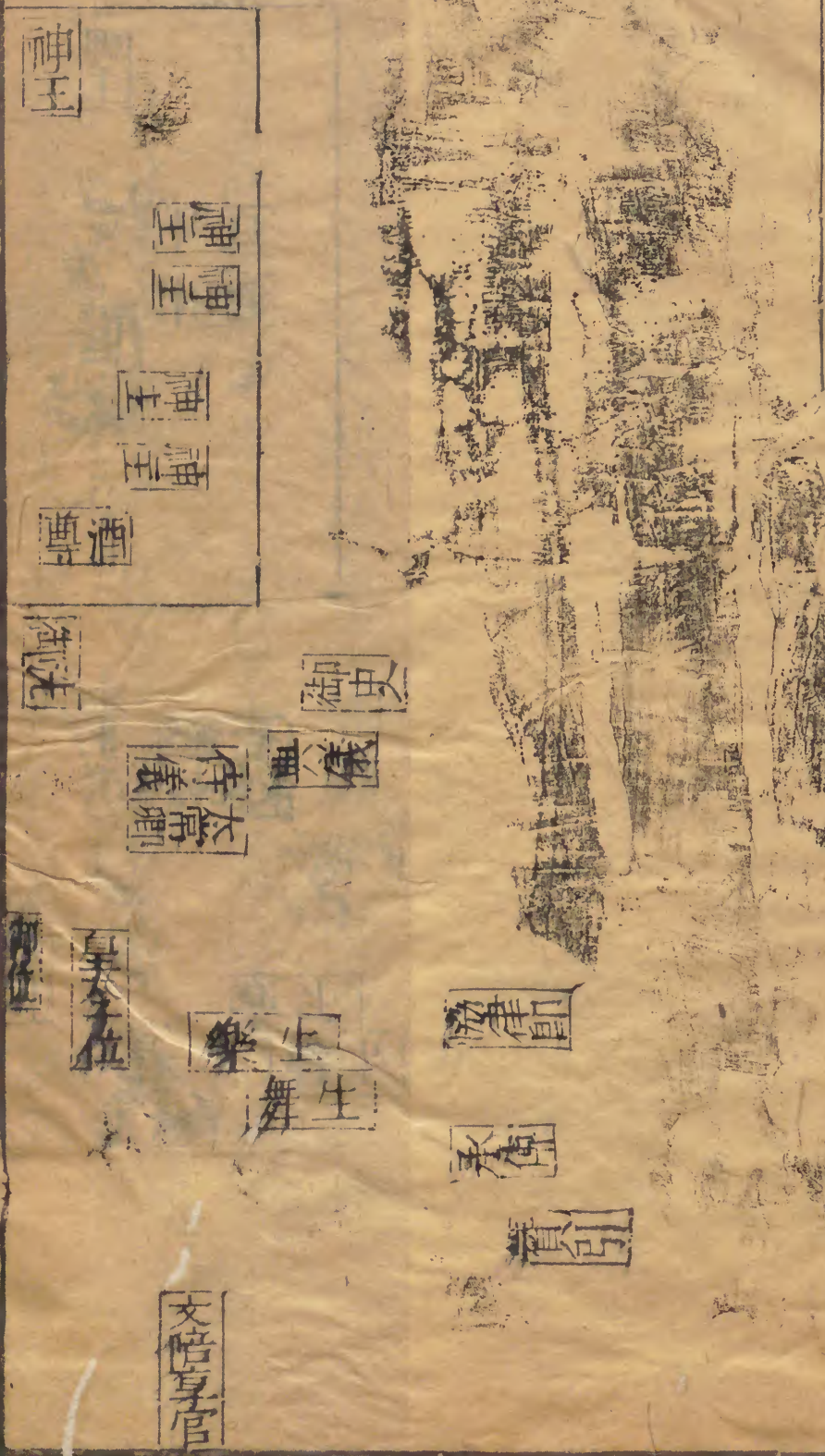
乎敢遲禮云告備以訖陳辭未裕後人億世丕而延神

和禘祀兮具張佳氣兮鬱昂皇靈錫納兮喜將一誠通

兮萬載昌祈鑒佑兮天下康仰原仁告德兮昔以

孫頌首兮以望遥瞻用辨兮聖靈皇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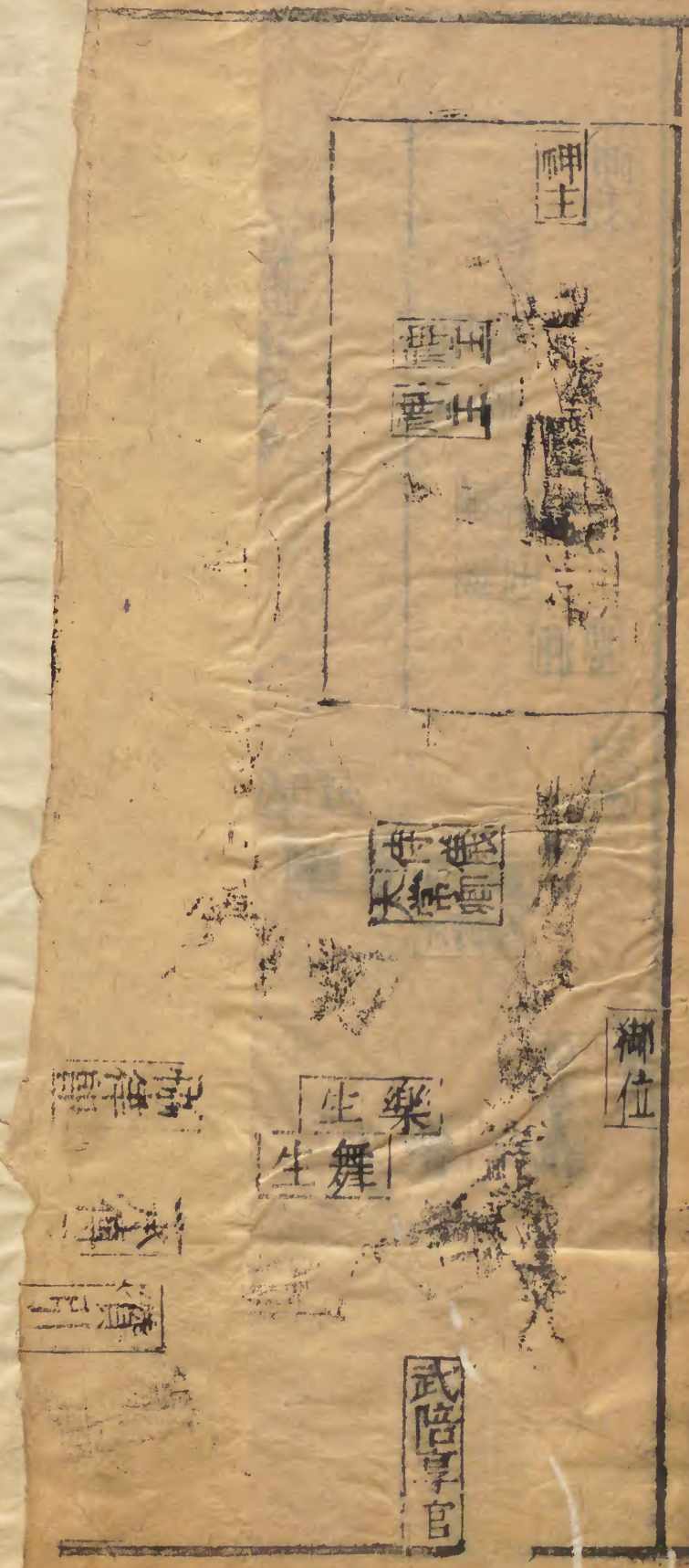
國初太廟祫祭圖



圖書目録

卷九十九

三十九



國朝弘治元年始建祧廟于寢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於中每歲暮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左居

熙祖之上行祫祭之

國朝

宗廟前殿後寢殿後有祧廟皆九楹各翼兩廡寢殿藏主
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主於殿畢歸主於寢殿

高皇帝高皇后中宮 文皇帝文皇后 昭皇帝昭皇后

章皇帝章皇后 睿皇帝睿皇后 敬皇帝敬皇后

獻皇帝獻皇后 毅皇帝毅皇后 叙列左右室皆

南向祧廟藏

德祖玄皇帝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后 仁

祖純皇帝后 恭仁康定景皇帝貞惠安和景皇后不

得入宗廟 孝潔陳皇后未祔廟別殿祀焉立春特享

皇帝祭 太祖大臣八人祭諸帝內臣八人獻諸后立夏

時祫

太祖南向 成祖北向 上於七宗東西相向立秋時祫

如夏禮立冬時祫亦如之季冬中旬擇日大祫

德祖 懿祖 熙祖 仁祖 太祖異室南向 成祖

仁宗 英宗 孝宗 睿宗 東儀西向 宣宗 憲

宗 武宗 西叙東向 成祖北向如時祫

皇帝獻 德祖帝后大臣十二人分祭諸帝內臣十二人

獻諸后

時饗統論

時享有特祭合享何也禮曰書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

至于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怠悽愴發於霜露

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

日而省視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自再裸以

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至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奏以

一日而歷七廟則力因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

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文繹則彌月之間亦莫
 既其事故天子之禮春則犴祭夏秋冬則合享固各有
 攸當矣漢唐以來四時之祭一于合享何以言禮之中
 乎

祧廟世室

王者既立七世之廟矣自三昭三穆之數已盈而有升
 祧之主當入固議祧焉吳徵曰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
 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
 祧推此義則鄭氏以祧為超去之祧誤矣自三昭穆之
 數已盈而有功德之主當宗敬義世室焉明堂位魯公
 武公之廟此文武世室世室者不毀之廟故劉歆謂魯
 無數圖曰宗不在七廟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數有三
 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推此義則鄭氏謂文武不遷之
 廟在七廟內誤矣又以劉歆考周共王之時稷為始祖
 武康穆為三昭文成昭為三穆猶七廟也至懿王則共
 王升祧而文王當祧以有功德也乃立文世室於三穆
 之上而入廟始增至孝王則懿王升而武王當祧亦有
 功德也立世室于三昭之上而九廟始備蓋七廟者天
 子宗廟之常數親盡則祧者也禮也世室在七廟之外
 正以待有功德當祧而不可祧者初不限其數也義也

自漢唐而下未有及祧廟而備九廟十一室甚者京陵

旁立廟漢元帝以前三遷主並還西儲晉武帝時皆不深考於禮

矣

祧廟世室總論

按宗廟之制殷周詳矣太祖之廟居中左昭三右穆之

上更立世室以待中與有功德之君不在祧列昭穆之

數已盡當議祧然後升于世室如商高宗周宣王是也

我明太廟以奉大祖矣成祖而下列於昭穆

盡而祧則祀於文世室至武宗而絕世宗入承大

統則武世室宜祀世宗若興獻皇帝則追當另立

興獻帝一廟百世可以不遷使以兄弟之義而祀于

孝宗之廟則君臣之分不明而尊奉之心反失矣臣敢

以鄙說附之

祧祧總論

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廟之祭所以報本追遠

其始本出於恩故其意尚遠遠則有祧然服窮則親盡

世遠則精爽寢疎於此而不為之節則汎而不切故其

分尚嚴嚴則有祧二者實相為用也禮緯云唐立五廟

王制云夏五廟禮緯謂虞夏五廟小記曰王者四廟鄭玄因之

王肅云天子七廟降殺以兩劉歆謂文武為世室不祧

乃在昭穆之外韓愈范祖禹陳祥道輩皆因之質諸七廟觀德在商以前而宗無定數驗諸太甲以下則歆之

言其也

七廟之制有說所謂周之以七廟者以居履始封而為七廟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

數中苟有功德則祧之不可預為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為是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何別乎况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自

主

行於四時則為時祫而唯未毀之

行於三年者為大祫則祧主在然

祫則祧主在然

行於三年則為大祫而未毀之

其大祫

者毛氏以為秋張純以為冬揆之以物成享備之義則

純之說似也漢之制通羣為廟百七十餘東漢合元帝

為一堂其繁簡殊絕至此漢儒去古未遠而禮從廢矣

焉豈不可憾哉唐初之祫沿魏晉故習中虛而左在列

代宗正位太祖遷獻懿二祖不得合食德宗時顏真卿

請申孝尊先於是遷獻懿祫於廟後裴郁言其非李嶸

請藏於夾室裴樞請建石室於寢園柳冕請建別廟而

張薦則請悉入昭穆仍虛東向之位其後獻祖竟遷而

太祖東向二十年然後決而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賤

祖屈者竟不之用其禮不足言也

唐德宗時顏真卿請還獻祖廟后柳等則

則請建於別室其後獻祖竟遷雖韓愈祖以孫尊孫賤以祖屈之言竟不之用甚至用釋氏孟真之典者矣論

禮之詳者莫如宋宋初昭穆未辨虛東向位仁宗時趙

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事虛東向

宋仁宗時趙良

規請太廟東向王舉正等則請依故事虛東向其後虛

至用道來焚神宗當治平之末用張方平等議祧僖祖

及熙寧間張衡等議復之司馬光輩皆以為不可而王

安石主之於是僖位始正程頤嘗論之曰世謂僖祖無

功業天下基本皆出於此其為功業孰大焉蓋舍大賢

如司馬者而不必同從穿鑿如安石者而不為比祧之

說至于是而始定焉高宗時董弁王晉請太祖東向廢

剛謂僖祖以下四主當遷別室祫則就享晏原復謂宜

別廟異祭不亂祫祭雖不果行而僖朝已為之一憾寧

宗當紹興之末用魯三復鄭僑等議始建別廟遷四主

而太祖東向祫則先四祖而後太廟而朱熹則有議曰

原太祖始立親廟之心踐位行禮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而後可以為孝

中庸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

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

之至也且太祖太宗自為世室以冠群廟則亦不待東向

然後為尊也故尊太祖以東向者為義奉僖祖以東向

者為恩義者

朱子曰尊太祖以東向為義奉

僖祖以東向為恩斯道盡之矣今日臣子

之願恩者太祖當日之心與其誦恩以伸義孰若大義

以伸恩故雖光宗榻前之命而詔不果下趙汝愚以宗

室之賢相而義不肯從於是僖祖之廟祀始遷熙宗之

正禮終失其後以度正弭災之言而不能回理宗遂事
之惑也豈不亦大可憾哉今日以至孝之心行莫大之
禮集公卿侍從文學二諫之臣群議而後定一上而遂
決蓋據程朱之說以 德祖比稷契以
太祖 太宗比湯與文武而配 天之享其尊固在每
歲暮大禘於三年之禮亦有加焉夫制禮而至于商周
聖之至也論禮而至於程朱賢之大者也而我
朝實兼有之真足以慰

太祖在天之靈報

德祖無窮之德而垂聖子神孫億萬年之法矣

皇明郊社聖廟三禮總叙

太祖勤民育物敬其明神博考經誼釐正祀典三丘始
分而中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於經我則郊焉而
侑 仁祖太公遺於漢寢我則廟焉而祇宗人有其舉
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禘嘗之義蓋其酌今
古通幽明絕地天和上下時因而因或沿於七代時革
而革可考於三殷秩秩乎撫世宜民神道設教不可以
有加矣當是時議禮之臣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
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子皆能尋則夷形取法萃
渙條品式以授祠官雖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

之舊而仰贊聖猷一洗汚俗凡其矯誣妖誕褻鄙侵黷
 竒表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豈非猗
 夏之禍烈於九黎棐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然乎必
 欲咨三禮於四嶽俟兩生於百年迂遠而闕於事情矣
 列聖相承式遵成憲建文撤 仁祖而郊 高皇

仁宗因 高皇而進 成祖迨至 憲宗升祚有祧寢
 之議 孝宗登饗有奉慈之議情文恩義固有不得不
 然也其他稍有注措不過微文細故之間而已 世宗

皇帝天德高明聖學純邃孜孜三重休洽百神郊禘廟
 兆止饗謀享帝王聖師雲雨風雷設真母實世長壽壽文
 老君仙子山分水伯司舟宗匠糜神不舉商宗彤日從
 雲豐昵周王雲漢僅爾弭災孰若

世宗皇帝發九世之積德而垂萬祀之常經也嗚呼盛
 矣

奉先殿 太常寺

國家有 太廟以象外朝有 奉先殿以象內朝殿九
 室如廟制凡祀方丘 朝日 夕月冊封告祭及忌祭
 在焉餘皆於

太廟行之其祭品及日獻膳月薦新皆光祿司具其事
 嘉靖初

聖旦中元冬至歲暮俱告祭十五年罷中元祭十八年罷忌祭祭

高帝后于景神殿 列帝后于 未孝陵二十四年仍于

奉先殿隆慶元年祭 孝烈皇后于 弘孝殿 孝恪皇太后 孝懿皇后于 神霽殿承天又有

隆慶殿奉 獻皇帝后 初獻皇帝未廟 廟別立奉先殿

奉慈殿左 太帝 奉先殿右 孝宗生

母孝穆紀太后也不得附 太廟奉先殿

孝宗即位初作 慈奉殿別祀太后已而 憲宗生母 孝肅周太皇太后 世宗生祖母孝惠邵太后皆祀殿

中孝肅中室孝穆孝惠在右室主書皇太后太皇太后 歲享薦如

太廟奉先殿嘉靖十五年 上諭禮官曰廟中帝配一后陵附葬乃有二三后廟祀

陵祀本不同奉慈三后主既不得廟廟又不附陵殿近 於黜者非親之也禮官遂請奉孝肅於裕陵孝穆孝惠

於茂陵殿

上又曰皇太后太皇太后本子孫尊稱稱廢皇后純皇后又嫌于適改主題皇后不得書帝謚罷奉慈享薦禮太廟從祀功臣

商盤庚之誥曰茲予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饗之及洛誥亦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臣也然其制見於周而其議見於高堂隆任茂堂之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迥凡三十二人宋之可考者韓忠獻公趙晉開濟武王王曾而下距丞相葛邲凡二十四人我

高皇定鼎念諸功臣之烈建太廟首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太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

文皇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王東平王能寧國公真榮國公廣孝凡二王公至世宗首上太祖徽號後上文皇帝祖號又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從祀

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獨

仁宣而後寥寥無聞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後武功今
 列聖丕承宣明治道章章著隆矣忍使萬世之後謂明
 有君而無臣不得比于唐高宋真之季耶論者謂如楊
 文貞李文達商文教劉文清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
 從蹇忠義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于銓而不得從
 於蕭愨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下南交宋宣
 平未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為心齊瓜牙而不
 得從此 朝廷所當博諮而精覆以進配 列君者也
 高帝諸功臣而下猶有說焉若李韓公之佐開創不下
 鄧侯雖以燕死 帝尚為之諱若馬末公勝之佐天子
 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傳諡公友德
 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徹侯而開滇南二
 百年之地惜其終于

帝之末趨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縱不得從 太廟祧
 亦宜別祀于鄉隆其贈謚而錄其後亦天下之心之公
 論歟

宗廟祀典議

夫天子七廟古未有也其起於三王之家天下乎記曰
 有虞氏五廟夏因之無所據也商七廟見周書也書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益伊尹告太甲之言當其時商始

一再傳也而七廟之制已具因夏禮也官天下者始與四親止五廟家天下者傳世既多則有祧祖有不祧之祖此七世所由制而三代不能易也然則祭法稱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庶人祭于寢然乎曰其稱廟數是也謂大夫士以下不得祭其高祖非也孔子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此其彰彰著者也漢唐以來士大夫過信其說歷數千年不敢祭其祖甚矣漢儒之誤人也然則鄭玄所解昭穆世室在七廟之內而王肅駁之謂七廟及乎五世六世無服之祖孰是乎曰玄之解是也必如肅駁則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中而周制有九廟矣九廟之制三代之盛未之有也且聞親未盡則祭雖士庶人不可不及也親盡則止雖天子不可過也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三世而斬此其證也而說者謂天子有五以下之殤則當五六世無服之祖不知禘之喪已絕于諸侯豈天子而有五服外之殤乎若謂天子之祭自當別于士庶則有大禘大禘之謂而非四親之謂也我太祖初建四廟定享禮未幾又建太廟爲同堂異室之制此猶草創之初也迨

世宗皇帝倣古禮創九廟始正 太祖南面之位而定
 成祖世室之享歲時序昭穆之分可謂 大聖人之作
 為矣惜當時儒臣考禮未精不能無失其一曰 德宗
 當遷而祧之名稍遽也其二曰三昭三穆不當在世室
 之外而襲唐宋之陋規也何以明其然 德祖乃 大
 祖所立蓋嘗正位南面矣即不得比穆契為商周之始
 祖而亦未易以議祧若曰仍其原廟而更為太廟以尊
 太祖則可耳然則 仁祖之祧亦非歟曰其失自此始
 也當 太祖時郊祀嘗以 仁祖配天矣孰謂配天之
 祖而可祧也豈惟 二祖即四親之廟皆不可祧也惟
 然業已祧矣將如之何曰今之祧廟在 寢殿後仍之
 而更其額為原廟可也 太祖以後有應祧之祖則當
 附于 寢廟之夾室而不同於 四祖
 四祖者 太祖所立也如何而可以下同于子孫耶然
 又不可別廟即以今廟改題亦猶今孔廟有啓聖先賢
 廟之意也每祭必先原廟而後 太祖禮有隆殺祭無
 遠邇 四祖之心安則 太祖之心亦安也乃若九廟
 之是非則五世而斬之說已詳要之二昭廟不祧之主
 則歸之昭世室而穆廟不祧之主則歸之穆世室是即
 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也若謂總世室四親與

太祖之廟不止于七世則 太祖與三昭三穆亦豈止
于七世哉書稱觀德之義舉其槩則然耳臣故曰三昭
三穆當在世室之內也然則今日同堂異室亦有可議
者乎曰有昭穆之位未正也禘祫之義無聞也何以言
昭穆之位未正也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禮也昭穆
以父同別而不以傳位爲世禮也是故 孝 睿二廟
一世者也五世祖爲 英廟六世祖爲 宣廟必如王
肅所言七廟則 宣廟尚在未祧之列若如鄭玄所言
七廟則 英廟亦在所祧之中是在皇上親裁而獨斷
之徇乎情必違乎禮合乎古必遺乎今七廟九廟同堂
異室之未定猶可言也昭穆世次之未正不可言也是
故九廟七廟則二廟一世者當同廟而異室爲同堂異
室則二廟一世者當同坐而異位此不易之典即唐宋
以來未有繆誤如今之甚者也是故不可不正也何以
言禘祫之義無聞也曰禮有時禘時祫大禘大祫大祫
三年諸侯所同也大禘五年天子所獨也時禘時祫非
所論于貴賤也今太祫之祭行于歲除則猶時祫也大
禘之祭擬于丙辛壬夏止嘉靖間一行而罷則無大禘
也大禘不行猶以不得祧祖爲解當宋時君臣嘗有譜
系不明大禘可罷之說猶有可通者至于舉大祫而棄

之則何以示等威之別而備一王之典此所未解也必也時祫止于祧廟而以 太祖居中成祖以下昭穆之次其親王在兩壁功臣在兩廡各得配享至於大禘則虛東向之位以居初祖而配之者止于 太祖一位庶幾屈伸之義適均而幽明之情兩暢上可以存帝王之禮下可以立臣民之極近可以稱繼述之善遠可以垂典則之光然此非仁人孝子之至則未易知即知而未易行此孔子所謂知其說者之于天下其如示諸掌此謂也是故不可以不舉也或曰 國朝有大禮至今

皇帝之附廟也其在當日亦既詳乎其議矣而終無以

服天下之心塞忠義之口何也曰固然也是當時儒臣之失也方建文君之遜國也誤以為自焚矣

成祖問葬禮于侍講王景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輟朝三日何者痛其非有亡國之罪也他日

成祖又曰吾之來效周公輔成王耳夫成王賢主也其成也有成王之賢其沒也享天子之葬使當時廷臣執

事以諍必有以開悟 聖心葬以天子則又祭以天子有一日之成王則有一日之年號廟祀國史焉得而廢

之今者廟祀已矣世代祧矣可以無議矣惟是年號當

復一向因仍無以體成祖厚葬不忍之心成國家
一代光明之治故曰儒臣之失也方英廟之復辟也
欽天監奉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
書之至憲宗皇帝復辟諭臣曰朕叔踐祚戡難保邦
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姦臣讒構請去帝號先帝尋
知枉誣深懷悔恨以次抵法朕承大統用成先志遂
上尊謚我憲宗善承先德使當時廷臣以廟祀爲請
宜無有不從者卒使戡難保邦之主曾不得享太廟
一席之榮故曰儒臣之失也惟獻皇帝附廟之說則
稍異于是其初也廷臣昧于繼嗣繼統之義執之大堅
其終也忽于源流本支之旨說之未暢是故附廟未可
一言非也置之武廟之右不無臣先其君之嫌則當時
議禮之未精而諸臣有以激之也蓋祭尚感通情貴聯
屬稍有間格則無由感召自孝宗而武宗乃一體也
自武宗而世宗有間也若睿宗正當聯屬于父
子兄弟之間而相與于一堂之上者也是故如九廟七
廟之制則當與孝廟同堂而侍坐如同堂異室之制
則當與孝廟同坐而讓席在朝廷不失生前君臣
之禮在宗廟正得世次昭穆之倫以附廟既見其尊
雖附享不見其屈仁人孝子宜無有不安者矣乃迎合

者但知順承而矯枉者又不免大過皆未深考于禮耳故曰亦儒臣之失也去此三失以復古禮安祖宗之靈舒忠義之氣只在一轉移之間耳

宗廟制義昭穆禘祫廟寢祭享總論

編惟宗廟之制議者紛紜自漢以下迄無定見大抵惑于世儒附會之言而不本聖人制禮之意故雖英君諳辟毅然欲定典禮亦無從而取正也何則聖人之制廟祀有三大義焉親親也尊尊也賢賢也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特立四親廟以時祀高曾祖考之親所以親親也五世之上親盡當祧而受命為天子與始祖並為諸侯者則為百世不遷之祖而廟為獨尊太祖祧下曾為君者不論世之遠近皆歲一合食于太祖之廟非為君者不得與焉所以尊尊也太祖以上世代遼遠不能悉祀則擇其有功德者特存其廟至大享而以太祖配之則謂之禘禘者審禘之義蓋審其功德也自太祖以下親盡當祧而有功德者為百世不遷之宗亦特廟以祀之所以賢賢也

此一段發親親尊尊賢賢三大義為一篇綱領

親親之恩無分于

貴賤故孟子言三年之喪棺槨之度皆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其無異情也又謂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則高曾祖考之親人豈有異哉特以戰國諸儒附會

古義穀梁則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徒荀况傳聞師說則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特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至漢儒孔安國撰次家語則曰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庶人無廟死曰鬼夫謂祖考廟者太祖也顯考廟者高祖也皇考廟者曾祖也王考廟者祖也考廟者父也祧者昭然遠去之意遠祖皆謂之祧此言二祧者特舉高祖之父及祖以足三昭三穆與太祖而為七也及戴記纂輯王制祭法二篇蓋皆剽竊

家語之文分析而互載之人皆以爲古禮矣而其傳實自穀梁始原其本意蓋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殊不知天子至於庶人所以別等威者惟在器物牲牢裸獻樂舞之數而已故天子諸侯能備群廟則各專一廟可也大夫士不能備群廟則止一廟而爲同堂異室之制可也有始祖而義得立廟者則別立一廟可也庶人無廟而祭于寢亦必爲藏主之室可也此於貴賤之等亦自有差豈必五世之上復有加親哉夫天親一本安得異之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及釋窮親盡則恩有隆衰雖孝子慈孫于至情不能有所強而聖人制禮不降不爲之節度但謂降殺以兩則大夫之高祖適士之曾祖官師與庶人之子皆不得與于時祭於人心安乎春秋書震夷伯之廟觀其別立一廟必大夫始基之祖非語所謂聖考也即此可以見世儒附會之言不合于禮矣其曰德厚流光德薄流卑止可爲祖功宗德百世不遷者發耳乃以天親分厚薄奚可哉故漢元帝時韋玄成等之議皆主四親廟之說亦有所據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此其本旨也又按禮緯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五廟至

子孫七鄭玄註釋禮經悉本此意孔疏亦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此雖出於緯書然四親廟之云有合於喪服小記亦足以見古禮殘闕之餘猶有可考第緣哀帝以旁支入繼大統群臣請定迭毀之次時劉歆據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之文悉改韋玄成之議乃以天子七廟爲常數而其爲說又不論高曾祖考一本之親止序爲君之次故史皇孫宣帝之父也而不列于考而夫宣帝入繼大統在昭帝晏駕之後與素養宮也先定父子之名者不同乃槩謂爲人後者爲之子而廢私親豈禮也哉自班固以歆說爲是而王肅遂作聖論以難鄭玄然馬昭猶或非之未遽得爲定論也至于朱子以名世大儒折衷衆說有取于歆于是人皆尊信無復致疑而四至情義若可略要其取證亦本聖經蓋商書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一言故也然七世之廟本對萬夫之長伊尹訓太甲以觀德政必非泛言者萬夫之長蓋指湯也則七世之廟必指太甲以上七世有功德者之一君矣豈謂廟以七世爲常數哉今以太甲時世次計之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子而太甲之兄也以其嫡長故相繼先立趙氏以爲皆太丁第則與子之世不

應舍太甲而立之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指其在位之年也程子之謂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則皆無服之殤何足紀列且二歲者不應序于四歲者之上其爲已成君明矣此兄弟之世未遽別爲世數者也自外丙仲壬而上則太丁者太甲之父一世也成湯者太甲之祖二世也主癸者太甲之曾祖三世也主壬者太甲之高祖四世也自此以上世次皆止據世本史記所傳而二書又互有詳略其間世及後先或難盡信然自湯以前見于經而有德可宗者惟相土耳當七世者其公謂曰土欽盡五世六世况以親蓋應祧而七世世遠廟獨存如魯之伯禽諸君然則諸侯百世不遷之宗也苟舍相土而求七世之祖則惟可以語契矣然自契爲諸侯時言之則六世之後皆當立五世之廟而止未宜有七世之名也自成湯爲天子時言之則自湯距契已十餘世亦不應七世之而况語於太甲時乎故曰七世之廟必指相土之一君也惟此義不明而後穀梁荀况及諸儒之言得以惑世矣故親廟以四禮之正也正統相傳父子爲世復何議哉但有以弟而繼兄者有以兄而繼弟者有以從子而繼伯父者有以從孫而繼叔祖者有以叔而繼從子者有以叔祖而繼從孫者所

生私親固以高曾祖考爲四廟矣其餘正統之君苟未親盡亦當列于世次不以四廟爲限如太甲之時太丁未立而死廟宜爲考外丙仲壬爲兄嘗君天下豈得無廟哉又如漢宣時景帝武帝戾太子史皇孫當爲四親廟而昭帝以叔祖爲繼統之君廟亦宜列至其後世武帝之服未窮則昭帝之親未盡是亦四親之屬也知此則世之爲廟議者可以不勞餘辯矣夫漢之諸廟略于四親禮皆未合惟光武初爲其高祖春陵節侯曾祖鬱林太守祖鉅鹿都尉考南頓君立廟維陽庶幾近之尋復於議立廟疏圖不見其也而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爲四親夫爲宣元成哀平立廟以近于厚然與前所論先帝當爲昭帝立廟者義實不同何也蓋昭帝在宣帝時親猶未盡而宣元成哀平在光武時則皆親盡也其親已盡則其廟當祧止可存有功德者爲崇耳其餘不以禮節從何日爲遞遷之期乎特廟雖毀大祫猶存何皆於禮哉惟有後者則勿毀可也蓋舜之受堯禪也其親廟必自瞽瞍以至高祖而堯之親廟則有丹朱以奉之舜不與焉禹之受舜禪也必自鯀以至於宗祖而舜之親廟則有商均以奉之禹不與焉其所以繼正統明大宗者惟藝祖文祖神祖如後世有功德之

祖宗而已然則天子以天下養而宗廟饗之豈舍其父
祖而不親哉故曰親廟以四禮之正也高祖祖考與太
祖之廟而五數之常也其外繼統之君親未盡者亦屬
四親親盡而有功德者世世不毀此其可以常數拘之
哉有一人焉則增一廟有十人焉則增十廟劉歆謂宗
無數而舉殷三宗爲證此但得其槩耳魯公諸侯之國
伯禽而下尚有武公煬公桓公僖公四宮此雖未盡合
于祖功宗德之正亦足以見古制常廟之外無定數也
諸侯且然况天子乎夫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
爲高宗此歆所謂殷之三宗也然殷以契爲始祖如前
所謂相土者已必有廟及受命而王如成湯者其功德
特盛其餘書稱其德如祖乙盤庚祖甲皆賢聖之君亦
宜不毀豈得以其稱宗之文不經見而遽以殷三宗爲
定論哉若鄭玄以周文武二祧爲不毀猶歆說也夫周
既祖后稷則自文王而上爲諸侯如積功累仁之公劉
太王王季其功德不下于相土自武王而下爲天子者
如致治之成王不下于太甲中興之宣王不下于武丁
而謂不毀之廟止于文武二祧又惡得而盡通乎且文
武二祧當時但謂之廟如詩所謂於穆清廟是也或以
爲文武二世室者亦禮家之附會耳蓋明堂位曰魯公

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考之春秋武公煬
公桓公僖公皆止稱官魯公伯禽亦不應獨有世室之
稱也所謂世室屋壞者蓋指祧主所藏之處也古者祧
主未瘞之前雖其世在太祖之上必別有一屋以安神
主而世世藏之各一室焉此以同堂異室爲義非一人
之稱故不曰某官某廟而曰世室屋也禮家以爲祧王
藏于太廟左右夾室者非矣苟藏於此則祭有不及祧
主之時其祝號笙磬之聲豈不徹于一壁之外何以安
遠祖之靈乎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是祧以世分
先後不以室分左右也况魯之官廟既有定名不應別
出一世室而所壞者伯禽一室又不應不以世舉就

其說室亦豈宜止于文武哉大抵祖功宗德禮亦宜周
孝子慈孫本不欲擇其祖考而事之特以服窮親統則
義有攸重耳人臣有勞于國猶當列其祀典况功德之
祖宗而可略乎此蓋賢賢之義而說禮者或未盡也此

段明親親之義中間詳論五廟七廟及世室而互見賢賢之義惟當祫祭而毀廟未毀

廟之主皆祫食于太祖之廟則尊序爲君之次所重在
君道而私親不可混于君齊聖不可加于父故魯文公
時夏公弗忌升僖公于閔公之上君子以爲失禮漢光
武時張純等言禘祫高廟陳叙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

並列以卑則尊不合禮意正以明尊尊之義而親親賢

賢皆弗論矣

此一段明尊尊之義

禮所不及則有禘焉喪服小記

及大傳皆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此禘之本旨也禘以審禘功德則祖所自出凡

有功德者皆不可廢豈但專指一人哉祭法曰虞夏禘

黃帝殷周禘嚳則其說本于國語蓋亦戰國諸儒之臆

見耳夫五帝與賢之世也國語乃謂虞夏皆祖顓頊而

與堯同出于黃帝則一姓相傳事屬與子云禘黃帝以

近于誣矣殷周禘嚳此何謂哉蓋舜禹起自匹夫本有

所受所謂藝祖文祖神宗蓋即黃帝顓頊嚳及子

帝相繼傳賢者意其祭必有合如後世祀古帝王然而

立一配主也此即禘之所由起歟殷周時猶存此祭蓋

續帝王之統也世儒誤析黃帝與嚳為二禘耳而不知

湯武之興王業由于稷契以下累世積德則又別有所

自出之禘而湯武為受命之祖以配矣鄭玄但見稷契

之生不因人道之感也又以章玄成有祭天祖配之說

遂謂始祖感天神而生祭則以祖配之是以禘為祭感

生帝也知天之外又有禘帝一祭則繆妄支離而于經

無據趙伯循求其說而不得又謂王者追祭始祖所自

出之帝則如前所謂周人帝嚳者義非所安皆未可以

爲定論也張純則以禘爲禘誤昭穆尊卑王肅亦謂禘
祫殷祭群主皆合夫殷祭大祭也程子因之遂謂天子
曰禘諸侯曰祫胡康侯又發明其意曰禘者所自出之
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
之帝則止于太祖廟合群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上下
之殺也此與趙說雖小異然以所自出者爲帝則亦本
于國語而言也又配不以受命之王而盡及其上世之
爲諸侯者則幾于無節矣聖人制禮欲使萬世可行夫
旣受命而王則四方來朝者必于其廟故當湯武受命
之初其祭禘契以下諸祖當如其舊未宜有所變也王
其子孫遂當祖其受命之主而遠祖之親盡者則已去
爲壇墀有禱則祭斯已矣雖欲比于世王例享太祭則
天下人心趨向已意理亦安通行哉故夏祖大禹不聞
其父鯀及其曾祖昌意與大享于後世也惟其有功德
而不毀者則當禘於所世之祖廟而以受命之祖配之
蓋祫所不及而有禘賢賢之義如此觀長發之詩小序
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于湯是審禘其賢君而
以湯配也湯所自出之祖皆賢君則禘之爲義有取于
此矣或以爲大祫之詩則語意全無及群廟者信乎其
爲殷禘也以殷例周則自后稷以下特舉公劉太王王

季文王合祀于后稷之廟而以武王配之義可推矣故
自民所信從而言則當以受命之王爲始祖自德及于
遠而言則始祖之所自出雖以配帝配天可也而禘又
安可略乎故禘者天子之大祭也諸侯則不可以祖天
子故曰不王不禘然先代之後得以脩其禮物者亦宜
有禘如宋祖微子則宜禘湯亦王禘之義也左傳誤信
帝乙爲微子父乃曰宋祖帝乙此與鄭祖厲王義同則
非禮矣夫鄭之祖厲王也豈以鄭伯始封得祭四親如
父爲天子子爲士則祭以士之義而後世因存其廟歟
左氏於魯言周廟蓋指文王廟也杜預註曰周公出文
王魯其立廟則亦鄭祖厲王之失也然魯祖周公實無
文王廟故僖公禘于太廟禘文王也太廟周公廟也禘
文王而于周公之廟見文王無廟也文王無廟其主何
居藏于世室也因此驗世室非不遷之宗而太廟之夾
室非藏祧主之處矣文王親盡已祧魯人未嘗敢祖然
而特舉以禘亦見魯之賢文王矣故禘者非審禘功德
所以賢賢也知此則唐高祖始受天命當爲唐百世不
遷之祖而韓愈欲以獻祖爲始祖居東向之位者非也
宋太祖始受天命當爲宋百世不遷之祖而朱子欲以
僖祖爲始祖居東向之位者非也獻僖二祖倘有功德

禮記卷之九十一 祭義第九十一

足以啓聖則如稷契之特廟以祀而大禘焉亦何不可
不然則鯀及昌意親盡則毀夏后氏無所私焉孝子慈
孫當以為法矣縱使旁支入繼大統於其私親禮不得
合于祖廟苟有功德其後世亦可別為廟祀做禘行之
則亦賢賢義起之禮也此一段明賢賢之義其間詳論禘禘親親也尊尊

也賢賢也天下之大義也聖人未有不以此治人者又
安能外此以事神乎本此三者而又明于男女之閑昭
穆之序寢廟之制祭享之時而後可以言禮矣此一段而又發男女之閑昭穆之序廟寢之制祭享之時四義以起下文是故群廟之中各奉
考妣二主所以全其尊也古者吉祭男女共后鋪筵同

几神所安也雖之時專祀文王一廟故曰既右列考亦
右文母若以施於禘禘則翁婦偶座相臨非生時之所
安而可以此事死哉周禮大司樂有享先妣享先祖之
別意蓋為此但以為此書者似皆不明禘禘之義故語
亦疎略耳竊疑先公之祧當禘者惟男主附于后稷廟
先王之祧當禘者惟男主附于武王廟女主皆不與焉
而當祭之廟祖妣遷避于寢示男女不相雜是或一道
也故周公營維邑特立文武廟以萃人心父子同廟蓋
尊文王而武王配焉亦禘之義也而其廟無妣王斷可
識矣或曰禘為遠祖女主可以無與禘序為君而亦不

禮記卷之九十一 祭義第九十一

及于國母可乎曰統治者男事主乎男而已耳然則國
 母而賢將若之何曰擇其有功於內治者附于先妣別
 為一祀如禘之禮視男雖略焉可也朱子但有考妣同
 祫之說以為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北向者當以西方
 為上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祖母與孫
 並列比于余正父以高祖東而妣西祖與孫父並列者
 體雖稍順然婦翁終不免于偶坐相臨非事死如生之
 禮也况大祫又有與享之臣焉而可如是哉後世有以
 兄弟同室如晉武帝之于景文者則姊妹雜居非古者
 異宮之禮其失抑又甚矣此所謂明於男女之閑也此
受明男
女之閑古之祭者有堂事有室事有堂事之位太祖南
 向昭在東西向穆在西東向室事之位太祖之位東向
 昭在北南向穆在南北向此禮家之說也朱子之論昭
 穆則專位祫在太廟室中而言蓋太祖東向而南向者
 在北牖下取其向明而謂之昭北向者在南牖下取其
 深遠而謂之穆以朱子殿屋之說釋宮之文考之則東
 西五間南北五架而室止一間在北架下必非孔子定
 禮時之屋制也蓋自武王至于景王歷二十四世成王
 以下皆為君而當合食者也禮器曰周旅酬六月并太
 祖一月發爵已七月矣此但言七廟若盡二十四世則

當為二十四口禮數便蕃豈一日所能周哉每口又有
 邊豆登銅俎之設雖堂上之廣旁列數重猶慮其窄而
 况一室之小乎孔疏本王肅謂大祫多主而惟云六口
 毀廟無口但有主也趙德本三禮辨謂昭穆各用一口
 其實太祖廟三口則固已知其不通而強為之解矣尸
 以假福可統于尊精靈所屬神皆可依故禮男女共尸
 則尸不必備者也非異廟不異尸無群聚一堂之禮焉
 用旅酬之六昭穆之二哉且室之四壁廟主所藏即西
 南隅之奧而東向之尊也奧通于南牖下雖北牖下稍
 寬中間所餘其窄能止用一口若以南進後也
 遷則禮儀亦富詎能容乎竊意太室之內制必甚深不
 止二架而其衡長不止一間如孟子所謂巨室者而足
 以有容歟夫交神之道或以幽靜之中或於顯明之地
 故裸神在室接口在堂饋醕在室肆饗在堂禮各有所
 宜矣然堂事主於禮尸遷主此尸亦暫時事非久居之位也雖牲幣旅陳
 分居左右亦昭穆之虛位耳朱子以此不足以明昭穆
 之義乃獨專於室中不為無見但此為北牖室中西北
 壁角有圓牕即屋漏也故禮陽厭于此謂之當室之白
 向之者亦得其明豈獨向南牖者可以謂之昭哉故昭
 穆者亦非謂室中之位次也且大祫之禮止列諸君兄

不得加於弟故魯僖公不可先閔叔不得加於從子故周孝王不可以先懿而朱子則以其為君世次分昭穆本劉歆意也然此但可以行天子諸侯而不可以行於士庶人豈天下之達道哉就以天子三昭三穆明之殷祖丁沒而叔灰甲之子南庚立南庚沒而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相繼立則是兩世已周六廟而小乙之子武丁遂不得別其曾祖祖辛于世次矣以諸侯之二昭二穆者明之吳壽夢沒而子諸樊立諸樊沒而弟餘祭夷末皆相繼立則是兩世已周四廟而夷末之子僚遂不得別其曾祖去齊於世次矣晉宣公曰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蒲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正謂此也朱子又曰昭耐則穆不遷穆耐則昭不動皆劉歆之餘論而張璠輩亦以為說夫既以昭穆分居太祖左右自宜以尊卑為序時當昭主上遷明是以子先父安得以為各不相見而無嫌乎故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于右壇立于左以周制言之則大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墀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墀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

考廟右祧為穆又曰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為太祖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尊卑失序夫佃以父子為昭穆其說良是顯考廟皇考廟王考廟既有一定名則親盡世遷廟以次進本自順序但徂于此說而弁疑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之言則不察于先王定昭穆之意矣蓋昭穆所以有常者本其生時之序列而言也列于左者為昭取陽明之義也列于右者為穆取陰晦之義也故父為昭子為穆孫為昭曾孫為穆玄孫為昭來孫為穆此列一定雖主於百世之久而不可以易所以孫必從祖祔必以班而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至其後世猶以管蔡邲霍為文之昭邲晉應韓為武之穆皆本其生時一定之列也蓋古之為治者最嚴宗法故制為昭穆以睦族別生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使不相亂蓋自上古得姓以來未有改也如以太祖而下始序昭穆則太祖以上有祖焉昭穆又當何所始乎故廟或東或西主之或南或北皆非昭穆之名所

由起而又何足論哉今不欲使兄弟之世亂昭穆而序使父子得以迭稱克佃此說可以廢昭穆而不用矣於義何居而以顯考王考為昭皇考考廟為穆乎故凡言昭穆者以人定廟則可以廟定人則不可由是知古之立廟不必太祖居中而左為昭右為穆也晉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左穆差次而南其於規模則誠宏遠然恐非人情之所便也蓋四親廟祭必同日禮必親行而中隔太廟左右相懸則駿奔之間勢亦難及意其或從古人上右之制皆以尊同第為一列中有閭門以通往來則順而易達迥而易周行禮者不苦其難矣餘親之廟兄弟不可以同宮則別一列世室諸親不係于近親則又別為一列酌人情之便隨地勢之宜或在其前或在其後或在其左或在其右但主各自為尊不必限于一處也禮廟之立太祖獨尊蓋為功德非特為親意其為廟必近正朝以就臣庶是太祖之廟又宜在群廟之四上矣太祖也四親也世室也一定而不易餘親也諸宗也隨時而有加廟以類從位以義制此則所謂各全其尊而不嫌者奚必以太祖居中而定尊卑哉以魯諸廟觀焉武煬異世而立者也桓僖同日而災者也不知其為左昭右

穆之次置于四親之上耶抑各列于別所也漢代猶為
 近古而每帝建廟各在一所雖未盡當得非禮意之僅
 存者歟苟如孫毓所云則都宮之地有限而增立之廟
 無常使毓適遇廟多之際亦何以自處哉蓋惟昭穆之
 義隱而後世儒之說拘於此能通其變不尚空言則宋
 宣祖之主未遷而太祖已不失為祖故晉武帝欲虛位
 以待宣皇不為過也唐睿宗之世不混而中宗終不失
 為兄故晉賀循欲以別廟處惠帝不為過也又如魯無
 文王廟而其祧三藏于世室則必非周公之廟之上也
 父不與子同久而下為廟則晉蔡謨欲為四裔君後王
 設一別室者亦不為過矣禮取于從宜而已烏在其以
 昭穆為列哉此所謂明於昭穆之序也此一段明廟以
 容主為限賀循之說也太祖之廟所以祫群廟祖所自
 出之廟所以禘聖賢而先公先王之二世室所以藏祧
 主祖廟之祭非一筵世室之藏非一代其制不得不太
 四親餘親之廟與不遷之宗取於容考妣二主而已則
 其制可小矣廟之小者如朱子殿屋之說釋宮之文斯
 可矣而其大者則亦度其禘祫祧主之所當容而加廣
 焉作太廟正寢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宋脩
 太廟廣廟室為十八間亦取于容主焉耳故可以備而

不備是為簡簡則褻祖不必崇而崇是為奢奢則傷民皆非權也故周禮祭僕言小喪服于小廟隸僕言大喪于小寢大寢鄭玄註云小廟高宗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又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此可見廟之有大小矣今即武丁時明之其父為小乙其祖為祖丁其曾祖為祖辛其高祖為祖乙當為四親沃甲為魯叔祖南庚為從叔祖陽甲盤庚小辛皆為伯父此五君者親盡亦當有廟成湯為百世不遷之祖太甲太戊為百世不遷老宗契為所自出之祖相土為所自出之宗又有先王先公之二祧凡為廟者十有六夫二祖二祧其廟皆當大矣其餘宗親之廟尚有十二無所用于大者也便皆擴其規模槩窮壯麗以傷民力武丁豈忍為之故廟制不可以不備而亦不可以過崇惟在節于禮而已此所謂明于廟寢之制也此一段明廟寢之制祭有二節曰時祭曰間祀時祭有四祠禴烝嘗是也間祀有三享嘗追享朝享是也春日祠以其嗣歲也夏日禴以其物薄也秋日嘗以其穀成也冬日烝以其物眾也享嘗亦秋嘗也朝享者禘也享嘗于不遷之廟行之故禮記有大嘗之名禘禘皆于冬烝之月行故周禮有大烝之名周公告祭文王廟于雒邑亦禘禮也而周書謂之烝祭

歲則凡祭之行于秋冬二時者雖禘禘皆得用時祭之名也元豐禮文曰祠禴烝嘗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盛而祭備故經傳恒言禘嘗烝嘗而孔安國亦以烝嘗爲大享是祭莫大于烝嘗而時以秋冬爲善也若春夏二時百禮難洽非所以行大享也魯文公以禘行于建未之月閔公以禘行于建辰之月僖公則行于建午之月皆非冬月大烝也世儒據以證古此禘禘之時說者所以多誤歟禮時爲大節在其中矣故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數得中祭之節也蓋親之近者處禮以仁情在所不容已則必有四時之特祭故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謂近親也親之遠者處禮以義勢有所不能周則惟特一享嘗而止故雖周公皇祖不過秋而載嘗非以其遠乎近親雖不能疎然亦不可大數故時祭之外不必有所加也遠親雖不能數然亦不可大疏故一歲之中不可有所曠也家語于親廟有月祭以月祭爲正祭則既煩矣於四親有享嘗而無時祭則又怠矣遠祖之有禘禘尚有疏于一年一舉者乎皇氏曰虞夏禘祭每月皆爲此說必有自矣緯書乃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是本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非聖人之正論也夫與於禘禘

者雖皆遠祖然或以世傳之及或以德澤之存豈有一
年而不得一享者哉又程子因見王制有天子禴禘祫
禘祫嘗禘烝諸侯禘禴禘一禴一禘嘗禘烝禘之文遂
以此禘爲時禘而曰諸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
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夫
王制之言多不可曉而章內禘禘二字爲尤差誤蓋禘
當爲祠禘當爲禴也程子不過緣文生義耳至胡康侯
于春秋宣公有事太廟釋曰有事者時事則以爲時禘
矣春秋之祀時祭既別有烝嘗之書則禴不止于春也
何爲而又有時禘乎豈以大傳有大夫士于禘及其高
祖于虞禮有哀薦禘事之言而遂比附其義歟夫禘
于大夫士者本爲祫發蓋新王祠則高曾祖考之位皆
當遞遷其禮宜禘然男祫不及女女祫不及男不相雜
也若時事則大夫士不能備群廟雖禮尸止在一堂而
四親異室男女各室曷常用禘哉况天子諸侯既有特
廟則四不可以不特祭也時事而禘逸則逸矣然主皆
相見如男女何彼春秋所謂有事者蓋因事告祭乃禱
祠之類耳而與烝嘗分爲兩時事不亦贅乎其後致堂
胡氏於王制禘禘之說既辨其非信譽楊氏于緯書禘
禘之期又闢其妄理亦可以易曉矣而後儒相沿卒莫

能辨非新舊習之雜移節節之易漸歟是故特祭四親
之廟以四時焉特享不遷之廟以秋嘗焉禘太祖之
廟以冬烝焉此祭之正也其餘無常時者惟因事告祭
而已每月則于祖廟有告朔于親廟有薦新其禮亦略
皆不列于正祭矣此所謂明于祭享之時也此一段明祭享之時
夫祭禮之大者聖人之所重也故孔子曰明乎禘嘗之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聖學不傳情文俱喪戰國諸儒
務爲誇誕或以國俗淫威附爲古義或以迂儒辟見者
爲成書各以其能售知世主而其徒轉受遂至流傳豈
獨漢儒之罪哉夫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雖其
言果出于聖人苟于時宜不合有三重者禮當一斷以
理而變通之况世儒附會難通之論哉文獻不足杞宋
無懲然天理之在人心者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不蔽
于心節文具在安得盡謂先儒之說已有可據而不一
致疑哉不揣庸愚爰考斯義正以博求大雅君子一講
明耳

又按禮經無墓祭之文而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
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
也光武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蔡邕曰聞古不
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

乃知孝明帝至孝惻隱不可易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以為常我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為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王祀事天下無事天子于清明日亦或一行其藩王或來朝者亦許謁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

廟祀總論

按廟制者王制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則其大略也漢承之弊謂廟各建自違古制明帝又欲遵儉自如藏王先廟章帝承之遂不敢加而回堂異室之制立更歷為晉唐宋皆不能有所裁正于使太祖之廟下同子孫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于厭社考而不得自為七廟之祖孝子順孫宜亦有所不安矣

按禘祫者禮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曰禘今毀廟未毀廟之主而享於始祖之廟曰祫蓋緝儀盛物莫備於禘祫而追本追遠亦莫深於禘祫天道小變於一閏則三年一禘三年一閏天道小備

故三年一禘天道大備於再閏則五年一禘五年一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

禘禘以四月維時生長乃祭其所自生夏之間生長之時故祭其禘以十月維時成熟乃原其所由本禘以十月則秋

冬之交成熟之際禘禘之祭其大略如此漢唐而下或故反其所由本

禘不及祧或禘非其祖雖謂之不禘不禘可也而或缺

焉不舉或歲暮一行又豈不疏不數之謂哉按祧廟世

室者王者既立七世之廟矣三昭三穆之數已盈而有

升祧之主當入乃議祧焉三昭三穆之主當祧而有功

德之主當崇乃議世室焉蓋文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

也祖功宗德乃無定法者議也今以別款之說考之曰

共王之時穆為始祖武康穆為三昭文成昭為三穆猶

七廟也至懿王則共王升祧而文王當祧以有功德也

乃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而八廟始增至孝王則懿王

升祧而武王當祧亦有功德也乃立武世室于三昭之

上而九廟始備自是而成王不可祧也乃十廟焉自是

而康王不可祧也乃十一廟焉蓋七廟者天子宗廟之

常數親盡則祧世室者在七廟之外正以待有功德當

祧而不可祧者初不限其數也按周人宗廟節宮之制七廟各為一室太祖之

廟居中分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為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各為一世而各自為室每

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禴祭夏秋冬則禘祭如玉祭一廟前一日省禘祭即澤歷十四日

遍七室每室各祭則群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禴秋嘗冬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禘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禘食於太祖之廟而已漢而祫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

下有未及祫廟未正世室而備九廟十一室者皆不深

考于禮者也夫廟制也禘禘也祫廟世室也皆禮制之

大者也三代相因莫之能改也至如所謂特享出之祫

食者宗廟之禮莫詳焉按特享者王制天子特禘禘禘禘

禘嘗禘烝解者曰春時特禘各於其廟也禘嘗烝皆合

食由是觀之春孟特祀三孟合食自古則然矣蓋物各

有則禮貴得中專于特享則不足以萃其離而合其異

專於合享則不足以伸其敬而全其尊專特傷仁專合

傷義况先王制禮緣時物有已成未成之殊故特祭為

特享合享之異各有取我非無謂也而漢唐以來四時

之祭一於合享亦非禮之盡得也按出主者禮天子合

祭於祖則祝迎群廟之主王出廟入廟必蹕是古者合

享於太廟未有不主也夫醜魄窀穸之後神氣則無所

不之故為王以依之王之所在神之所在也中庸記宗

廟之禮設其裳衣而王固臨於上也惟漢作原廟月以

衣冠出遊先儒謂漢惠飾非叔孫舞禮而况以衣冠代

主尤為無謂也哉原廟衣冠始孝惠之飾非叔孫通之侮禮也按祫食者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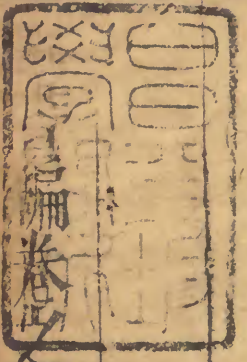
殤與無後者祫食孔子告曾子亦曰殤與無後者祭於

宗子之家伊川又曰殤子無後者祭終兄弟之孫之身
 由是觀之正享之祭長配食之祀短非故短也從祖祔
 食各以班祔其勢不得不然耳既從祖而祔即從祖而
 毀亦理勢之自然豈有正享之祖已祔而祔食之孫乃
 尚歸然獨存也是宜停祀罷享不俟終日者矣特享也
 出王也祔食也皆品節之詳者也三代相因亦未之能
 改也我國家於宗廟之禮講究于初年因革於累世
 參諸歷代之載籍博采群臣之奏議固詳且備矣然廟
 制出於中年之改作禘祭滯於上世之難推祧祀緩於
 七室之既盈大禘篤於歲暮之煩數特享已於同堂之

款祀出王重於

神靈之安安而祔食之位又以其

仍沿襲而莫之罷焉更化善治不無望於今日也矣



編卷之九十九



